

別

陳華

我在超社不過是一個小弟弟，從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到現在，我加入超社的日子，還不過三年多，然而個人的時光，像羽箭般飛逝，驕歌已經隱隱地奏起，我就要離開這親愛的母社底懷抱，離開這一羣友愛底哥哥的教導，離開這一羣溫暖的姊姊，底愛撫了，雖然我們只是暫時的分離，我們將來仍有着聚會的機會，而且我們的精神還永遠聯繫在一起；但是在這臨別的當兒，人非木石，誰能遺此？豈然銷魂之感，不覺偷偷地襲上我底心頭。

超社的生活是我底生活中最堪回味的一頁，這一百中迴佈着一幅幅感動的圖畫；它們深刻地映入我的腦海，活潑地在那裡浮動；是歡悅和快樂的交織，是友情和喜愛的融流；像輕煙，像夢幻；給我以慰安，給我以鼓勵，給我以……；從曲江到歐州，從大村到康樂，從過去到現在，從患難到安居；曾記否？聚首曲江頭，携手風雨舟！我們共同砥礪抗戰的辛酸，共同捱受炮火的烤煉，我們更共同忍耐飢餓和危險的長途底熬煎！上塘的古寺，黃坑的破廟；風搖欲倒的屋子，泥濘不堪的山徑；我們陣陣地在荒僻的角落，我們頭顱在崎嶇的這坎處熱切地交流！歲月倏忽，否極泰來，勝利的笑聲將我們送返了康樂；宮殿般的序宇，仙一般的校園，花在笑，鳥在啼，人也快樂的在跳！到處洋溢着歡樂的笑臉，到處洋溢着喜悅的眼晴，我們互相欣幸，互相祝頌；過去我們是生死患難的同伴，現在，我們更共同享受着自然賦與我們的善果。

可是，天下從無不散的筵席，「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現在，我們是要別了！但願友情永恆，我們的精神真正的永遠聯繫在一起！

假使我們二十年後

田原

「二十年」，這確是一相當悠遠的時光給我們去幻想，但是，到底在我們每個紅白兒女的心境中，我想總免不了有些美麗的夢——夢想着遠大的將來！既然我們有着這種共同的幻想，那我不妨把個人的幻想綜合起來，雖然也許是有些類乎中樓閣無可稽考，但寫下來却又何傷呢？

二十年了，我們通通都上了中年，說不定有些早便生上了幾根白毛子，拖着他們的手杖，走起路來活像個有了年的人；或許有些還是很年青——或長得年青一點，還像一個年青的小夥子，風流個體，浪漫不羈似的過着他們黃金式的生活；也許有些經歷了若干事業上的折磨和阻撓，因而老起來了，面部也深深嵌上了幾條富有歷史性和經驗的縐紋，但是都掩不了他內心衝動奮鬥的熱誠，到底他們的朝氣，說不定比那些青年還來得強呢！

現在且讓我們想想二十年後的超社日吧。固然到那時候——這個隆重的日子，我們每一個紅白兒女都期望着的一天，正好利用這個良好的機會給我們互相潤別多年的超社人物來一個重聚首。我想，我們那時赴會的熱誠總較我們現在去參加任何活動的來得強，不像我們現在大多數對於社的活動絕不關心，貌合神離的樣子。

這一次我們真的是「攜眷參加」，也許有些還拖了他的一班小嘍囉來趁高興，看熱鬧呢！時間地點早已約定了，最早到場的還是最守時刻的林社座，這一次在他身旁有着一位「其合尺寸」的太太，手裡還拖着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林經理的風度依是不減當年，面部總是帶着微笑，口裡還是離不了那隻烟斗。（聞說這一次林經理是以百忙之身撥冗，趁機趕來赴會的，怪不得我們這一班老友還沒有機會賞識他那三位大公子）。隨着到會的有梁百萬家發，陳大班福南，翁行長國鴻，嘉主任俊強，陳實辦守廉，許經理永沃，林委員長克平，劉部長良彝，余襄理東浦，李副理瑞明，陳將軍福林，彭專員差利等，這一幫軍政要人與金融巨子通通都帶了他們的太太來，祇有彭專員說他的「大人」「近來」因為行動不大方便，李特派員富錦也說他的「太座」因為要照料那「一班」的小孩子，故沒有和她一起來。寒喧未畢，隨着便是那班「工」佬來了，有趙博士浩然，黃博士漢基，莫廠長英祺，陳局長潤初，羅處長明亨，歐陽部長，樞記，泰叔，何正浩記，砲術等，他們都是工程界甚有地位的人物，誰說「工」字沒出頭？從超社這幫「工」佬看來可就不不同了。在這一羣「男界」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陳將軍的肚子，確是大腹便便，「將軍」肚內可撐船，而女界中最「搶鏡頭」的還是歐陽部長的那位「袖珍太太」，記得我們同學的時候，曾經取笑譏諷，說他的那位補珍的女朋友真是和他台襯不過。今竟言中，誠佳話也！

經過了一場熱鬧空前的敘舊，開會的時間也到了，這時候，突然從側門裏閃進一條「大漢」，定睛一看，原來就是「死佬龍」，手裏還

拖着一個「滋油」有乃父風的男孩子。當年最富病態美的齊叔，風度依然，可是，也許由於上了年紀的原故，他的身形也變了許多，腰部已不見如往日的挺直了。他入門的時候，口裏連連說着「抱歉，對不起」；固然，我們雖然通通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可是調侃他人及說笑之風依然如舊，劈頭的第一句我們問他「你的胖太座呢？」他的公子就搶着來答，「媽早就睡覺去呢！」後來他們通過罰齊叔喝了幾杯酒和表演一 *part* 「林吧」以贖遲到之罪，酒，齊叔是肯喝的，可是舞，他是不願跳了，據他說，自文憑到手，遛跡家園，這個玩意已經很少玩了，何況跳舞之爲物，祇宜於密運時代而不宜於一動三喘的「中坑」呢！後來經不住他們的催促，他才十分勉強地跳了一 *Part* 「優華爾滋」，隨着他就介紹方保初的「慢孤步」，余東浦的「探戈」，何正的「林巴」，他們這一輩子通通都是「寶刀未老，風采依然」，平空增加了不少的高興和熱鬧。還有最後他們還請「冰哥羅士腿」利叔爲我們這個隆重的日子來歌一曲呢！

最後也可說是盡歡而散了，我想每個人總是帶着興奮和愉快的心情回去，也許，我們共同有着這一個的希望。願每年都有這個隆重超社日的來臨，正好給我們這一羣康樂的朋友話舊聚首呢！

高三時代

Toors

——大村生活回憶——

有很多事情都是由花話而造成的，譬如 Walt Disney 的 *Make mine music* 也不是一些花話的產品嗎？花話當然有其荒謬之處，但必有不少是有深遠道理的，好像肥蝦的進化論和安全定律，就是一些有深奧哲理的花話。

說起花話，超社很多活動也是由花話而生的。記得在大村的時候，那時嶺南還是剛遷到曲江復課，超社還在高三的時代，那時可算是超社活動最蓬勃的時期，人才也是最鼎盛的，舉凡體育，音樂，戲劇等等，以至「創書」掃地，也都有專門的人才和特出之處。（註：傻基可以一面讀書一面奏口 *Band*，譚湧的大 Y 字掃地法既省力亦復省時），這都是基成超社活動的因素，加上一些花話，便使超社的活動輕鬆地實現了。

由花話而成的 *Robin Hood & Snow White* 可算是超社最有趣的活動之一，這齣小歌劇（不知可否稱做歐劇）先後會在不同的場合重演過八次之多，其次便是那套「功同良將」的白話劇，看來似乎全是些花話的集成，可是牠具有很深刻的諷刺意味。

高三下學期舉辦爲南中籌款的超社晚會，充份表現了超社同學的創作精神，會場和燈光的佈置，在那物質缺乏的大村，已可說是一種創舉罷；還有超社的小管絃樂隊，是嶺南遷入內地後的第一個音樂團體，比大村的歌詠團成立還先，而且一切樂譜都是自己編寫的。音樂的人才也很多，大頭縣能把「美哉河南島」用 *Tango Rhythm* 唱出來，可見超社音樂天才之一斑了。

至於體育也不必多說了，總之那時學校的運動錦標多是發給超社的，亞沃的短跑腿，使澳洲名駒也羨慕不已。

這都是超社在高三時代的趣事，事隔多年，也頗值得回味，憑了還剩下的一點記憶，把牠寫出來。